

我六岁那年,手中捏了只青皮蛙,跟着妈的身后哼唧唧唧。妈挑着一担粪桶,手中还拿着一把锄头,趁歇中的时间,去菜园地打理。

“哼唧”的原因是想再吃根冰棒,我刚吃了根三分钱一支的“香蕉”冰棒。乡村难见冰棒,偶尔有卖冰棒的,还是从城里背来的。

卖冰棒的吆喝声单一,“冰棒呐,香蕉桔子冰棒,三分钱一根,冰棒呐,奶油、豆沙冰棒五分钱一根”,但这单调的吆喝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。

知道我是在和妈“磨邪”,可忍不住,还是拽着妈的衣襟不停的“哼唧”。

到了菜园地,妈放下担子,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我没有停止“哼唧”,反而闹腾得更凶猛了。

妈忿忿地停下手中的锄头,从菜园地拣了根细树枝(或许就是辣椒、茄子的枝条),扬起抽向我的腿肚子。

我的“哼唧”停止了,疼痛让我放声大哭,手中的青皮蛙乘机没入了青苗中。

我的两个腿肚上随之爆起了青痕。妈看了我一眼,手中的活没停,但我看到了妈眼中有泪水,晶莹地闪亮。

妈在流泪,我吓得止住了哭。

夜里妈搂着我,手在我腿肚子上抚摸,青痕还疼,但妈的手能止疼。

朋友聚叙。

酒微酣,耳恰热。

“赵军,你也来一杯!”有人相劝。

“不行不行,我从来不喝酒的。”

“是晚上回去要带小二子,不敢喝吧?”有人调侃。

“是的,二宝天天晚上要跟我睡的。”提到小二子,赵军来了精神,“有次在单位加班忙到半夜,回家睡得沉,忘了给二宝把尿,早上醒来,我们两个都到了‘太湖’了。”

“小二子几岁了?”

“二宝三岁了。”

“大宝呢?”

“大宝十六岁,读高一。”

“两个都是男孩吗?”

“大宝是女孩,二宝是男孩。”

“哦,相差这么多,正好照顾小弟弟。”

“照顾?嘿嘿,”赵军咧咧嘴,“不欺侮二宝就好事了。”

“哦?”大家停下杯箸,做侧耳聆听状。

“生二宝前,我们对大宝也做了功课。我们说,大宝,跟你商量个事,爸爸妈妈想给你生个小弟弟,你要不要?大宝听了,脸上有些僵硬,盯着我老婆,又盯着我,好像在思考,又像探察虚实,好一会,僵硬才慢慢消退,喉咙里含混一声:‘好吧。’”

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但我知道妈没流泪。妈不流泪,我就什么都不怕。

许多年后,我还记得爆在腿上的两道青痕,它们有名字,一道叫贫穷,一道叫心疼。

那是个一段说不好的日子,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苦日子里缺少糖份。

女儿六岁时,夏天依然炎热,女儿乖巧,嘴甜甜的向我讨要雪糕吃。时世大变,冰棒的名字被雪糕代替了。

我牵着女儿的手,去不远处的商场,雪糕的品种真多,摆在透明的冰柜里。我让女儿去选,女儿选了根最便宜的。我让女儿再选,女儿执意就要这便宜的,我依了女儿。

似乎是和我六岁的场景一样,吃完雪糕的女儿“哼唧唧唧”还要吃上一根。

我没搭理女儿,不是怕花钱,而是担心女儿吃多了受凉。

女儿跟在我的后面不依不挠,我的心烦得要掉,道理说了一遍又一遍,女儿不听,我高高扬起了手掌。

我的妈——女儿的奶奶——来了。

妈一把拽过我女儿,喃喃地说:不就一根冰棒吗,可值得!妈仍把雪糕当冰棒叫。

奶奶拉上了孙女,去了商场。

“就这态度?”

“就这态度!”赵军呵呵着,“你还说就这态度?这态度还真算可以的喽!可没想到,等到老婆怀孕了,我家大宝脸色就不好看了,连这个不冷不热的态度也变卦了。有天大宝放学回来,见我和老婆正说着二宝的事,书包往沙发上一甩,脚一跺,‘你们整天就是二宝二宝,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宝啊,你们要是把他生下来,我就把摇篮摇翻了!’你说好不好玩,哈哈。”

“哈哈。”众人也笑。

“有个星期天,我把早饭烧好喊大宝吃,半天没有应。推开房门,大宝正抽泣着整理书包和衣物。大宝,你这是怎么啦?我有些紧张地问。大宝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哇的一声,伤心地哭泣来,边哭边把凌乱的衣物重重地在床上扔来甩去。电话响了,是老妈的,老妈劈头问道,小军啊,你们怎么对待大宝的,啊?大宝这一早就哭着打我电话,说在家里待不下去了,要搬到奶奶我这里住,说你们整天都只想着生个小弟弟,眼里根本没有她这个大宝了,大宝说她在家里成了不受喜欢可有可无的物体了,你看大宝伤心得,啊,你们要和大宝好好讲话,再不准让我孙女不高兴了。”

B

月光城 小小说

冰棒三段论

张迎春

女儿回来时,手中捧着一个大大的冰激凌,向我示威般扬了扬。

奇怪的是女儿把冰激凌交给了我,让我放冰箱里,说:过会吃,吃多了肚子痛。看来我妈的方法好,孙女听了奶奶的话。

放好冰激凌,女儿依在我的身边,突然掀起了我的裤管,说:爸爸还疼吗?

我猛一怔,妈一定对我女儿说起了我六岁时的事情。我说:不疼,早不疼了。

我妈站在一边,脸木木的,看不出丝毫的表情。但我敢肯定,妈在说六岁抽我腿肚子时,心揪成了一团,手还抚在女儿的头上。

孙子六岁,隔代亲,孙子和我好得很。孙子给了我个昵称“爷哥”,是爷爷也是哥儿们。孙子说:爷哥,我要吃雪糕。

拉上孙子去商场,孙子说要两根。两根就两根,孙子选了根一般的,选了根最好的。现在的孩子了不得,知好歹。

手机扫码,钱付得痛快。

孙子一手拿根冰棒,对着阳光炫耀,我只能抱起孙子,人来车往安全最重要。

进家门,我妈——孙子的太太——不高兴了,说:还抱,还抱,不怕扭了腰。妈心疼我,怕我受累了。

“哦,大宝向奶奶告你们的状态了。你这个大宝真不简单!”有人插话。

“是的呢,告状哦!我与老婆就做大宝工作。还好,慢慢平息下来,相安无事。二宝出生后,大宝又渐渐来态度了。先是对二宝视而不见,后来常常趁人不注意,不是在二宝脸上拧一把,就是在二宝脑袋上拍一下,仿佛前世仇人。有时她拧二宝,我们发现了,就去阻挡,她就拉着脸一肚委曲,说我就知道你们心里只有他,没有我这个大宝了。我就是要打他,是他抢了我的爱,以后还要抢我的财产。”

“哎呀,你这个大宝,厉害了呢!”大家啧啧,“那你们怎么做大宝的工作呢?”

“我和老婆就跟大宝谈心。我说,父母是你的家,但父母不能保你一辈子。等你长大了,父母不在了,弟弟就是你的娘家,弟弟就是你最亲的人。我们对你的爱,不会因为有了弟弟而减少的。你说弟弟将来要抢你的财产,你看我和你妈都是工薪阶层,到时又有多少财产给你们分呢?你弟弟再抢又能抢多少呢?!”

“你这个教育方法不对。”有人说。

“你怎么是这么个教育方法呢?!”有人皱眉。

孙子向太太晃了晃手中的雪糕,自顾自地噓溜溜吃将起来。太太在一边歪着头,说:重孙子真会吃,吃得好。

孙子不一会就将一根雪糕吃完了,而对另一根雪糕根本不当回事,放在了一边。

我对孙子说:剩下的雪糕送给太太吃吧。孙子放下手中玩具,捧着雪糕递给了太太,手还不停地甩动,说:冷,冷。孙子面对太太做了个鬼脸,大约是在告诉太太,很凉的。

妈把雪糕打开了,凑在眼前看了又看,还深深地闻了一气。

妈没吃,说:寒牙,不敢吃,不敢吃。妈把雪糕递给了我。

妈递给我雪糕时手微微抖了下,幅度很小,我却看得真切。我小口地吃着雪糕,真好吃,我贪婪地吮吸着。

我忍不住吆喝起来:冰棒呐,“香蕉”“桔子”冰棒,冰棒呐,“奶油”“豆沙”冰棒……这是从心底漾起的。

我看到妈擦着眼角,紧盯着我擗起的腿肚子。孙子的眉毛挑了挑,跟着我学起来:冰棒来,“香蕉”“桔子”冰棒……我要告诉孙子冰棒的诸多故事,让孙子摸摸早不存在的青痕——两道,一道叫贫穷,一道叫心疼。

“现在呢?”有人又问。

“现在,慢慢都已经习惯了。”赵军说,“有时大宝还打二宝,但我感觉她也不是打得太重,也就随她去了,不随她去不行啊。有天,老婆带二宝回来,我在楼上听到二宝的声音,就伸头朝窗下喊了一声‘二宝’,哪晓得大宝也在下面,立马朝楼上气咻咻地跟我吵,‘你为什么只喊二宝,没看到大宝我也在啊?我就晓得你们现在眼里已彻底没有我大宝了,好,那我不回你们这个家了。’哈哈。”

“那你们家里谁讲话算数呢?”有人笑问。

“当然是大宝。情况就是这样的,在我们家,二宝最怂的是大宝,大宝叫二宝站着,二宝不敢坐着,叫二宝坐着,二宝不敢躺着。”

“是不是二宝被大宝打怕了,不听不行,是吧?”

“肯定与这个有关系,”赵军说,“平时你要是问二宝,你讲我们家哪个是老大?二宝肯定会说,姐姐。你要再问,除了姐姐,哪个是老大?二宝会用食指点着自己的脸,二宝!哈哈。”

“哈哈。”众人都笑,摇摇头,又摇摇头,再又哈哈哈哈哈起来。

“好,喝酒。”众人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

S

月光城 小小说

大宝二宝

罗光成